



· 舐犊情深 ·

父母的电话

马素丽



清冷的早晨,我裹上厚厚的棉衣,步履匆匆赶到办公室。这时手机响了,屏幕上显示是父亲,我笑了。

“起床没?”这是我接通电话后听到的第一句。

“什么话,我已经坐在办公室了!”我不服气地反击他。

“今天怎么这么早?”他显然不信。

“我每天都是如此努力工作的。”我试图扭转在他心目中懒女儿的形象。

“今天中午吃啥饭?”他明显不愿和我再继续这一话题。

“随便吃点啥都行。”我心中乐开了花,却佯装不懂。

“那可不行,今天是你生日,中午得吃点好的。”我再也控制不住,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临近下班,母亲又打来电话问:“中午吃啥饭?”我说:“我决定听我爹的,去吃点好的。”

母亲说:“别提那个老头了,大早上一醒来就说,‘今天俺闺女生日,我得打个电话’。我说你还没睡醒,这么早打电话耽误你睡觉,他等到八点才又打给你。”

我家兄妹三人,哥哥一家长年在外,妹妹也在外地工作,我虽然是兄妹三人中距离父母最近的,但因为工作的关系,陪他们的时间也不多。尤其是结婚后,我能强烈地感觉到父母对我的依赖,若两三天不打电话回家,父母准会主动打来。

父母真的老了,变得像孩子一样缠人。每个周末,母亲定会打来电话,也不说别的,有时告诉我她做了什么好吃的,或者是嘱咐我

天冷了加衣服,这些话潜在的意思是告诉我已经好几天没回去了。

人老了睡得少,他们习惯在早上给我打电话。当尖锐的电话铃声把我从酣梦中叫醒时,听到的只是一句“你今天回来不”,想到一心渴望我回家的父母,不知体谅我工作辛苦和生活劳碌,便有些烦躁。

几次三番,我终于没有了耐心,在又一个清早被电话吵醒后冲母亲大声嚷嚷:“妈,你能不能不要大早上打电话来,我困死了!”母亲连说:“好,好……我不打了,你睡吧。”隔几天,母亲又打电话问同样的问题,只是那语气怯怯的。

想到这里,我心头有温暖和感动,还有内疚。我决定下午下班后回家看看,故意不提前告知。果然,父母看到我,眼中满是惊喜。母亲转身去厨房加菜。

因为第二天要上班,晚饭后我还得返回城里。父母跟着走出来,站在村口送我。我脑海里又浮现出以前父亲送我时的一个场景。那次也是从家返回,父亲推着电动车要把我送出泥泞的路口,看到他弯腰吃力的样子,我坚持要自己推。他不服气地说:“你还能比我有劲!”固执地把我送到平坦的公路上。

想到这里,我回头看,远处那一束微弱的灯光依旧照着我走过的那段路。乡村寂静的夜晚,我仿佛又听到父亲那声“天黑,开车慢点”……

· 妙言要道 ·

人生棋局

张俊伟

每次下班路过一个路口,只要天气好,总会看见几个老人在那里下象棋,有时候是“单挑”,有时候是“群殴”。偶尔我也会站在旁边看看,当然只是看看,不是我装君子,只是棋艺有限,在这些老棋骨的棋盘前,没看懂全局,根本没机会插言,只好藏拙。

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学过下象棋,那时候很喜欢下,有很强的好胜心,整天在班上找这个找那个“挑战”。之后的学生生活,随着作业量的增加和爱好的广泛,已很久没摸过象棋了,记忆中的走法也只剩下“车行直路马行斜,象飞田子炮打格”了。

最初喜爱象棋,并不是觉得多么有意思,只是在那个玩具和爱好匮乏的年代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而已。随着年龄慢慢变大,越来越多的爱好替代了当年的下棋,但偶尔我也会跟别人下一会儿,只是性子比较急,眼看到手的胜利,往往都功亏一篑。

象棋是一门博弈的艺术,双方自摆“阵法”,明刀明枪地进攻与防守,不像麻将、纸牌那样藏着掖着。车马象仕炮卒帅,各自有各自的特点,用好了以一当十,用不好废子一颗,在象棋里有一句俗语“过河的卒子惹不得”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象棋也是一种判断大局观的艺术,小小一个棋盘,却犹如一个战场,稍有不慎丢几颗子倒是小事,丢掉整个“战局”才是大事,所以象棋讲究举棋三思、落子不悔。孤军深入,单打独斗,会赢得一时的先机,然而赢家往往是谋定而后动,不动则已,一动则大军压境,不砍士杀相,夺取帅旗誓不罢休。

有人说,人生如棋,像“卒”一样做事,虽然前进很慢,但是从来不会后退;像“车”一样抉择,果断利落,从不畏首畏尾;像“马”一样来实现目标,有时候需要绕两步才能实现最初的梦想;像“象”一样做人,总有一条线不可逾越,即使那边风景独好;像“帅”一样面对挑战,生死关头仍能从容面对。

· 你说我说 ·

冬天来访

焦辉

冬天来了。每次冬天来访,总会带来很多记忆和感触。

我站到窗户旁,放眼向外望。没有风,雪花开满天地。几棵脱光叶子的桐树,枝杈乌黑,几大蓬桐籽像巨鸟的巢。不远处一个卖胡辣汤的摊子,橘黄色的油布棚,古朴的矮桌矮凳,包裹着白色棉布的汤锅散发着香味,半人高的枣木长条桌上摆放着一摞摞白色的瓷碗。胡辣汤摊儿在雪中像安徒生笔下的童话,我甚至疑惑着那个穿高领大衣的人就是安徒生,他正坐在矮桌旁,香香地喝汤。附近学校的楼上,覆盖着一层薄雪,像美丽的宫殿,琅琅书声不时传来。很多行人,打着多彩的小伞,行走在飘雪的小街。

那年我在安阳一家工地,夜晚,寒风从露缝的工棚外刮进来。我们嘴里连连说:“这冬天,这冬天。”穿了毛衣裤,裹紧被褥,抵御着冬天的严寒。天未亮,哨子声响起来,我们钻出被窝,缩着脖子,跑去伙房吃饭。围墙外的几棵断头梧桐树上,亮着几颗星星,泛白的天边,几溜彩霞。地面有水的地方,结了冰。白天干活都很卖力,

这样可以暖和身体。心里隐隐发愁,夜晚该这么办?晚上下工,工棚里出奇的明亮。进去看,暖意融融,乐了。原来老黄弄了两个千瓦棒进来。老黄得意地笑着,有人忙递给他一个烟卷,他撕一张书纸,放到千瓦棒上,纸先黄后黑,哧,冒一股青烟,燃烧起来。他点燃香烟,说:“要注意安全啊。”工地的冬夜,温暖如春。

温州的冬天很短。感觉秋天刚过,春天就来了。记得有天夜里刮起了风,租住的小屋顶上不时落下什么东西,乒乒乓乓的。后半夜风停了,窗户上响起了沙沙的声音。觉得天亮得早,开门,原来夜里下雪了。雪已经停了,下得也不大,却让人们很欢喜。公司老板愉快得像过节,说是好几年没有下雪了。下午下班后,我被硬拉着去游山。一天的阳光,已经看不到雪了,偶尔在背阴处,还积着一小堆雪。雪后的山,看上去很干净,山道、树木、石头、水潭,都一尘不染。阳光温暖,加上爬山运动,我们都脱去了外衣、毛衣,只穿着衬衣。我说:“这哪里像冬天啊?”同事接口:“这就是冬天啊。”

冬天其实比春天、夏天、秋天都有趣。万物萧飒,酷寒冷清,却处处有梅花飘香;生命枯萎,孤寂凋零,冷冻的地层却孕育着春蕾。春花妍妍,夏雨蓬勃,秋果累累,这一切的美好都留给了静谧的冬天细细品味。



微语录

● 想让女人始终保持纯真,需要男人很辛苦地担当。再烂漫的女人被生活磨砺多了,也难免横生戾气。没有哪一种生活不辛苦,你能一直天真、万般惬意,其实是辛苦的那部分,我替你扛了,仅此而已。

● 曾经发脾气,三天三夜哄不好。如今生个气,转眼就觉得没必要。时间让人慢慢拥有了好脾气。所以,看一个人成熟的程度,要看他平息怒火需要多长时间。

● 最危险的事莫过于把闹钟关掉后又闭上眼睛,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可实行的穿越方法,闭眼五秒钟,就能到达两个小时后的未来。

(苏岑)